

范小青:文学是长在故乡的树



故乡是文学的土壤,文学是长在故乡的树。

我的文学之树,枝枝叶叶皆有情,这个情,就是对于故乡的感情。

我的祖籍是江苏的南通市,我出生在上海的松江区,与苏州都没有什么关系,但是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正宗的苏州人。

因为从三岁开始,我的根就扎在了苏州。我也曾经离开过苏州,比如在南京工作过,但是在那样的岁月里,不仅家始终在苏州,心中的牵挂也是无时不在。

我喜欢苏州。

因为爱,所以要去了解;因为了解,所以更爱。

苏州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典范,颇具代表性,它源远流长,有着特殊性格,是独一无二的:它不是爆发性的,而是弥漫着的,是绵长的,而且是有生长性、不

断前行的。最重要就是它的普遍性,或者说是渗透性,它渗透在苏州生活的方方面面、角角落落。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最普通的地方感受到苏州文化的影响。无论是达官贵人、才子佳人,还是普通百姓,无不与苏州文化融为一体。

苏州文化,既是高雅的,又是接地气、有烟火气的。时时处处,苏州文化都在启示你,给你灵感。

苏州有山,但是山不高,最高的穹窿山只有三百多米,且十分的秀气;苏州有水,但是苏州的水并不壮阔,是小桥流水。这样的山水养育的苏州人,性格是温和的,温和而又坚韧,静水深流,看起来柔弱,其实决不懦弱,是有力量的。在生活中,苏州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谓之争上。苏州的环境宽松、宽厚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苏州人勤恳地劳动,无论是“苏州园林甲天下”“苏州红栏三百桥”,还是今天的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样貌,都是苏州人辛苦创造出来的。这些都是我的故乡温和而努力的性格,对于我做人和为文有着重要影响。

就说说我们从小居住的苏州住宅对于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作用吧。

进门之前先抬头看看门上的匾,匾上的字,比如“厚德载物”,人的品德如大地般厚实,可以承载万物,一个有道德的人,像大地般宽广。每天进进出出,头顶上就是这四个字,会不会受到熏陶?肯定会的,多年下来,

一辈子过来,你的道德文章就和别人不一样了。

再比如“勤俭治家”,想必每天看到这四个字的人家,不大可能天天豪奢享乐。再比如“耕读传家”,这些人家的孩子,应该既会读书,又会做人做事。

良好家风,就在我家乡的街巷里,这样平平常常地展开着。说它平常,是因为到处都是,抬头可见,随时可遇,十分普及。

每天头顶着这样的意思,老话说,“头顶三尺有神明,不畏人知畏己知”,想必潜移默化地影响生活在街巷里的每一个人。

还没有进门就已经感受到文化的影响了,再看看这匾上的字体、书法,要不就是厚实有力,要不就是刚劲挺拔,要不就是淡雅清新,这都是书法作品中的上品,是书法艺术的结晶,绝不会马马虎虎、潦潦草草,没有一点功夫的人,可不敢随便将自己的字放到人家的头顶上去。

走进去,看那些砖雕门楼、木刻,多么的精湛,多么的精雕细刻,这都是工匠精神的高度呈现,除了工艺惊为天作,内容上也大多是古代传统的、向善向上的传说故事,大多是有教化作用的内容。这又是一种文化的教益。

然后旧厅堂门前两侧的对联,比如“读书满座风云气,良友一堂富贵春”,或者“劲松迎客人同寿,清风满堂气自高”,这些内容,对自家、对客人的心情和态度,都是既积极又坦然淡雅的。

天井不在乎大小,在乎内

容,梅兰竹菊,所谓的梅妻鹤子,恬淡、隐逸,超然物外。

老宅里这一切文化的体现和象征,看起来是淡然的,其实是有追求的,是有很多很大的追求。只是江南人的追求,江南人的努力,是低调的,不张扬的,是悄悄进行的。若不然,江南怎么会成为状元大户?

故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就成了我们人生的基础,也成为我们写作的依托。从故乡的人到小说中的人物,从故乡的风俗到小说的风情,无不深深地烙着故乡的痕印,无不来自故乡的馈赠。故乡的文化还告诉我,在个人的东西中,必定有历史和时代的宏大,而宏大的东西,也必定体现在某个具体的人和事上。

从一开始,我就是讲着苏州故事进场的,从此以后,一直盘旋不离。尽管近年我的小说中较少出现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人物符号,但是我作品的内在灵魂一定是苏州的。

说一个苏州故事,我的一篇中篇小说《嫁入豪门》。

大户人家后来日渐衰落。在“我”走进这些老宅的时候,它们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
但是,宅子变了,遵守的东西没有变;物质毁了,精神依然在。这是一个老宅里小茶几的故事,“我”是故事的叙述者,但不是主角,故事围绕“我”婆家的一只鸡翅木小茶几展开,写了几十年来小茶几的命运,其实也是人的命运,是人的精神走向。

“我”嫁到宋家以后知道了

鸡翅木茶几是一件值钱的东西,许多年来心里总是放不下它,一心想把它变成“实用”的东西,但这是我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。

“我”曾经和“老宋”、和“老宋”的母亲聊天,坐在阴湿的老屋里,面前的小天井零乱而又宁静,堆满了杂物却没有一点燥气。他们对一去不复返的从前生活没有更多的感叹,他们对老宅外喧嚣繁华的世界也没有过多想法,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自己的那一份日子,延续着家族留传下来的某些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。

小茶几只是老宅中一件很细小的物品,是小到可以忽略的。它既是物质,又不是物质。当它被当作物质的时候,它经常易主,命运一波三折,可以被搬来搬去,可以被入长年觊觎,一生惦记,它曾经去过冯爸爸那里,又去过古董店,最后到了小一辈的新房里,也许它还会更换更多的地方和主人。而当它呈现出非物质性的时候,它是永存不变、岿然不动的,无论将它搬到哪里,无论它的主人更换成谁,它的非物质性永远笼罩和弥漫在时空里,谁也看不见、摸不着,却有着无限的能量。

这是苏州文化对苏州人的影响,也是苏州文化对苏州文学作品的影响,它不是没有欲望,也不是没有动摇,但是终究会坚守着该坚守的东西,终究相信有一种力量永远都在。

(作者:范小青,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)

阅读者说

韩愈和孟郊的“联句情”

联句是古诗创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由两人或多人各吟一句、一联或多句合作成篇。相传始于《柏梁诗》,在唐代非常流行。韩愈和孟郊合作了大量联句诗,创新了联句规则,推动了联句诗的发展,留下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。

孟郊比韩愈大17岁。公元792年,两人一起考进士,韩愈榜上有名,孟郊名落孙山。韩愈写诗安慰:“长安交游者,贫富各有徒。亲朋相过时,亦各有以娱。陋室有文史,高门有笙竽。何能辨荣悴,且欲分贤愚。”孟郊黯然离开长安,韩愈又写《孟生诗》相送,开篇便说:“孟生江海士,古貌又古心。尝读古人书,谓言古犹今。”结尾寄予厚望:“既获则思返,无为久滞淫。卞和试三献,期子在秋砧。”他写这首诗的目的,不仅是安慰孟郊,更是在京城为孟郊扬名。

韩愈与孟郊情深意笃,诗歌主张和诗风接近,相互欣赏,交往密切,唱和很多,成为“韩孟诗派”创始人,有“孟诗韩笔”之誉。

孟郊一生不得志,生活贫困,韩愈总是在物质上、精神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心。韩愈也是心气高傲的人,从不轻易赞许别人,但对孟郊,则愿意“低头拜东野”。他把自己和孟郊的关系,定位成李白与杜甫的关系,可见韩愈早就有与孟郊一起称雄诗坛的愿望。

韩愈还写过《与孟东野书》《送孟东野序》,广为传颂。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,便是其中的核心思想。韩愈为孟郊“鸣”,也为自己“鸣”。

“韩孟”联句,堪称“珠联璧合”,流传至今的有14首之多。

“韩孟”最长的《城南联句》(公元806年9月),达154联,每人77联。《城南联句》在联句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,因为他们首创了“跨句联法”。韩愈先作第一句,孟郊作第二、三句,接下去韩愈作第四、五句。如此循环,最后韩愈以一句结尾。

当然,“韩孟”也有不少每人一联的联句创作,如《遣兴联句》(公元806年),孟郊出首联:“我心随月光,写君庭中央”,韩愈接第二联:“月光有时晦,我

心安所忘”。接着交替进行,全诗共12联,最后两联是:“殷鉴谅不远,佩兰永芬芳”(郊)。“苟无夫子听,谁使知音扬”(愈)。《赠剑客李园联句》(公元806年)也是如此,全诗10联,孟郊起,韩愈收。颇为精彩的有中间两联:“太一装以宝,列仙篆其文”(郊)。可用偃百神,岂惟壮三军(愈)。”

还有每人两联,或每人一联的律诗、绝句。如《有所思联句》(公元806年):

相思绕我心,日夕千万重。

年光坐婉婉,春泪销容颜(郊)。

台镜旧日晖,庭草滋深草。

望夫山上石,别剑水中龙(愈)。

《莎栅联句》(公元808年):

冰溪时咽绝,风柝方轩举(愈)。

此处不断肠,定知无断处(郊)。

顺便说一下,“韩孟”联句篇幅都比较长,几十联一首是家常便饭。这两首是少有的短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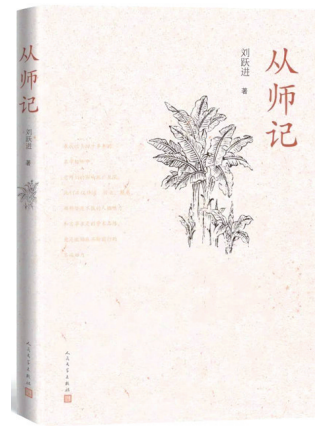
“韩孟联句”有时也吸引别

人参加,有三人或多人联句,如:《会合联句》(公元806年6月),韩愈、孟郊、张籍三人参加,34联。张籍开题:“离别言无期,会合意弥重(籍)”。韩愈承接:“病添儿女恋,老丧丈夫勇(愈)。”孟郊再联:“剑心知未死,诗思犹孤耸(郊)。”这样每人一联,20联,有意思的是后来变成了每人两联,由韩愈收尾。“韩孟”的《斗鸡联句》(公元806年10月)也是如此,全诗25联,开头4联韩愈和孟郊每人一联,接着韩愈与孟郊每人各两联,计8联,最后韩愈一联,孟郊以三联作结。

“联句”,不仅需要高度的技巧,更需要联句者心灵相通,对主题的把握,对韵味的营造,都能心领神会。古人在花前月下宴饮场合往往喜欢联句,偶然相逢,偶尔为之,可能难免有应酬之作,但是,如“韩孟”这样成为固定的“联句搭档”,创作了大量联句佳作,则必定是志同道合、心心相印的结晶。“韩孟联句”,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。

(斯舜威)

本周荐书



《从师记》
刘跃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从师记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先生的回忆性散文。上编六篇,以作者个人成长经历为线索,说到知青生活、求学经历、两代人对清华大学文科建设的记忆,以及作者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点点滴滴;下编九篇,是对俞平伯、王伯祥、傅璇琮等前辈学者的追忆和纪念;附录一篇,记述了与后辈学人交往的一段经历。